

军地九院校协作编著

实用写作

主编 谭习朴 韩世琦 杨培明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实 用 写 作

主 编

谭习朴 韩世琦 杨培明

副 主 编

禹伟民 张乐盈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

实 用 写 作

主 编

谭习朴 韩世琦 杨培明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单西总布胡同64号)
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185×130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35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74—0266—5/G·096

定价：4.95元

序

蒋孔阳

解放军、武警和地方九所院校，联合编写了一部教材：《实用写作》。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能讲什么呢？反复思考，觉得还是讲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吧。

首先，我感到写作一方面是经验的总结，要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更是一种实践的制造，要在实用的过程中，去具体地体会。例如游泳，光讲怎样游泳的大道理，是始终也学不会游泳的。必须跳进水里，在实践的过程中去锻炼，不会游泳也就自然会游了。这本《实用写作》教材，在“写作”的前面加上“实用”两个字，说明它不是要空说“写作”的大道理，而是十分注重“实践性”，要使它所讲的道理能够在实用中发生作用。我们常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看，对于搞写作的人来说，为了使写作真正能够派上用场，也必须文不离笔。那就是说，为了把文章写好，必须反复不断地写，手不离笔地写。

其次，本书谈到写作的功用，是记载思想的手段，传播信息的手段和开发智能的手段。记载思想和传播信息，这两点很明白，毋庸多说。至于开发智能，有的同志或许不太理解。写作不过摇摇笔杆子，但求“辞达而已”，于智能的开发，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这样看，似乎太简单一些。编者提出“开发智能”的功用，正好说明了他的独到之处。

《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后人又加了一句：“意不逮物。”说明写作既有言——文字的问题；又有意——思想内容的问题；还有物——客观现实生活的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舞文弄字、动动笔墨就够了；我们还要开动脑筋、善于思考，还要深入生活、观察现实。这就是说，写作不仅是文字的记录，信息的传播，它同时是思想的开拓，思维能力的锻炼，因此，它能够提高我们的智慧，开发我们的智能，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异的了。

此外，我还想讲一点。“五四”以前，我国都用文言文写作，诘屈聱牙，十分难懂。“五四”以后，改用白话文，明白如话，晓畅易懂。这是我国写作上的一大革命，一大进步。但不知怎的，白话文的这种优点，越来越失传，以至近年来一些同志所写的白话文话，比文言文还要高深难懂。我感到这是一种倒退。为了恢复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可读性，我希望教写作的同志，能否提倡一下“五四”时期的白话文？

最后，这部教材是解放军和地方院校编写的。军民团结，力量无穷。希望这部教材，也能发出无穷的威力！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技文教事业的腾飞，如何“振兴写作学科，为四化建设服务”（邓颖超为《写作》杂志题词）便成为高等院校广大写作教师进行探讨的中心课题。几年来，经过大家的辛勤努力，写作学科建设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教师队伍日益壮大，各种教材专著相继问世，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因此，为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我们军队、地方九所院校合编了这本《实用写作》教材，与已出版的《写作鉴赏文选》配套，供各校教学使用。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阐述基础写作理论，下编讲述实用写作文体。同时，附有几种文学体裁，以满足部分文学爱好者的学习需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既注意传统写作理论的继承，又注意吸收专家同行研究的新成果，力图在观念和理论上有所更新，在体例材料的选择上更切实际，使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水平局限，疏漏荒误，定所难免，热忱希望专家、同行以及广大读者匡正。

本书系谭习朴同志草拟纲目，谭习朴、韩世琦、杨培明、张乐盈、禹伟民等同志主持了全书的统稿工作，最后由谭习朴、韩世琦、禹伟民同志定稿。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谭习朴、周

敏、杨志学、夏丙乾；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李军、顾建萍、莫俊生；空军政治学院张乐盈、杨培明、王聚训、王宝华、周细刚、赵文心、吴穹；空军工程学院禹伟民；武警合肥指挥学校朱红、鲁昌仁；蚌埠坦克学院王齐佑；延安大学韩世琦、王立祥；洛阳工学院陆季芳；东北师范大学杜春峰、吕向文。

《实用写作》的编写出版，我们十分感谢为我们提供资料的编者、作者。尤其是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热情地应允为本书作序，还有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以及河南省文化厅机关党委书记李和邦同志都给了我们积极的支持与帮助，这里我们一并表示谢意。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3)

上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写作和写作学	(1)
第二节 写作的特点和规律	(6)
第三节 写作的重要功用	(18)
第四节 提高写作能力的途径	(23)
第二章 文章要素论	(32)
第一节 材料—文章的物质基础	(32)
第二节 主题—文章的灵魂和统帅	(42)
第三节 结构—文章的骨架	(57)
第四节 语言—文章的物化手段	(68)
第三章 写作过程论	(76)
第一节 采集	(76)
第二节 运思	(89)
第三节 表达	(101)
第四节 修改	(126)
第四章 文风论	(134)
第一节 文风及其社会作用	(134)

第二节 文风形成的基础(13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风的基本特征(146)

下编 文体写作

第五章 新闻类(157)

第一节 概述(157)

第二节 新闻(161)

第三节 通讯(180)

第四节 报告文学(197)

第六章 议论类(214)

第一节 概述(214)

第二节 评论(219)

第三节 杂文(249)

第四节 学术论文(264)

第七章 说明类(282)

第一节 概述(282)

第二节 说明书(297)

第三节 解说词(301)

第四节 广告(306)

第八章 应用类(314)

第一节 概述(314)

第二节 调查报告(319)

第三节 计划(333)

第四节 总结(340)

第五节 摘要与综合(346)

第六节 书信(358)

第七节 演讲词	(367)
第九章 公文类	(378)
第一节 概述	(378)
第二节 通知、通报、通告	(398)
第三节 命令(令)、通令、指示	(406)
第四节 报告、请示	(410)
第五节 会议纪要、简报	(412)
附录：几种常见的文学体裁	(415)
第一节 概述	(415)
第二节 散文	(417)
第三节 小说	(430)
第四节 诗歌	(445)
第五节 电影文学	(461)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写作和写作学

什么是“写作”？近年来，随着写作学科的振兴和发展，有关“写作”的各种解释在写作界先后出现了。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行为过程”，又是一种“能力体现”，还是一种“工具、手段”；有人认为它是一门“课程”，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但逐渐趋于一致的看法是：“写作”是作者运用书面语言符号创制文章的一种精神劳动。

对于上述这个通行的观点，我们以为，它尽管揭示了“写作”的某些本质特征，但仔细分析一下，它仍是“写文章”的一种变形说法。在这个定义中，它既没有指出写作生成的物质基础，也没有道明写作的主要目的，更没有概括出写作的核心问题——“怎样写”或“怎样创制”来，所以，严格地说，“‘写作’是作者运用书面语言符号创制文章的一种精神劳动”的定义是不够缜密的。实际上，写作作为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生成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客体，其加工制作者是具有一定素养和能力的人——作者，其物化手段是书面语言符号，其表现形态是以文字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信息载体——文章，其目的是作用于一定的对象——读者，这五者：客体、作者、语言、文章、读者，是构成写作矛盾运动必不可少的因素。失去其中之一，“写

作”将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没有作为客体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就不会有作者，更谈不上作者创制文章了。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于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所以，客体是写作的原始加工对象和物质基础，写作的“根”深深扎在客体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反映论决定的，也为古今中外的一切写作实践所证实。其次，写作是作者主体的一系列复杂的活动，没有作者主体，客体的存在对于写作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以书面语言符号组成的文章也就不可能出现。那么，是作者直接将一定的客体加工制作成文章吗？不是！是作者仅用书面语言符号就能制作出文章吗？也不是！客体的存在对于作者主体来说，它只是作者生活的舞台和感知、反映的对象，只有当作者以多种方式与一定的客体接触，把一定的客体通过自己的感知融化为经验、感受、意象等主观的东西，这才为写作这种精神生产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动因和可能。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说：“现代文学的秘密正在于这种经历过的经验。我近十年来所写的东西，我在精神上都经历过。”（《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创作》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版）这种所谓“精神上都经历过”的经验，是作者将一定客体主体化了的一种感受和认识，是作者之所以成为作者的一部分“血肉”。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这些感受、认识经过大脑的处理和加工，重组与变形，使之成为意念中的“文章”，有生命的“胎儿”，

这个过程，正如陆机《文赋》所描述的：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
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
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
说，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
而坠曾云之峻。

有了这种“耽思”，作者才运用书面语言符号这种物化手段，把意念中的“文章”物质化、定型化，让“胎儿”脱离作者作为一个新的“生命”而存在。这一层内容，是写作活动的重心部分，如果不能对它予以揭示，“写作”的定义就非常肤浅、简单了。再次，写作不能没有读者，这是由写作的社会性质及其矛盾运动决定的。作者主体把自己对一定客体的感知经过大脑的加工、处理、定型后用文字符号凝结成文章载体，其目的是要诉诸读者，发挥其“兴、观、群、怨”乃至“经国”的作用。司马迁创制《史记》，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为了“编述一集，以告天下”。吴伯箫在《文风不是私事》一文中说：“无论谁写文章，都是要给人看的。写一封普通的信，至少有一个读者；写日记，自己有再看的时候。就是想把文章‘藏之名山’的人，也有个‘传诸其人’的打算；至于写了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者出单行本，那就更望有较多的读者了。所以，不写文章则已，只要写文章，就是准备给别人看的。”（《语文学学习》1958第4期）这话是很精辟的。在现代文体写作理论里，也有记叙文要以情感人、议论文要以理服人、说明文要以知明人的说法。因此，写作失去读者，就失去了目标和指向，也就等于失去了自身。从经济学的意义

上看，制作文章是生产，读者接受是消费，消费制约着生产，规定着生产的指向，检验着生产的价值。严格说来，未进入消费的生产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切表明，写作过程说到底还是作者和读者进行超时空交流的过程，文章载体只是作者和读者对话的一种形式罢了。当然，这种对话形式是复杂的，多样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说：“写作”是作者将自己对一定客体的感知经过大脑的处理、加工、定型并用书面语言符号物化为文章与读者进行超时空交流的一种活动。——这个定义，大概还需要历史的进一步验证。美国美学家 H·G·布洛克说得好：“一个地质学家能在二分钟内向我们说清楚什么是地质学，但哲学家就不同了，他们对什么是哲学至今争论不休，可以说，哲学家们几乎把大量精力都用到为哲学本身下一个定义上面去了。”（H·G·布洛克《美学新解》第1页，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不仅哲学如此，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也如此，写作恐怕不能例外吧。对于“写作”的定义，可能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进一步探究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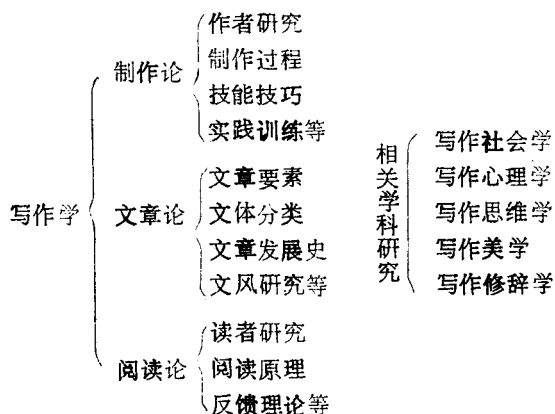
“写作”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因为是人的活动，这就让问题非常复杂化了。它不仅旁涉哲学、美学、心理学、思维学、逻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众多社科领域，而且几乎参予到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之中，因此，作为研究“写作”的“写作学”，其工程规模之大，任务之艰巨，需要人们在较长时期付出艰辛的努力。写作学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宏观建构之浩大，微观建构之复杂，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于是，有人提出写作学不是科学，

写作教学应该从大学课堂里赶出去；还有人另辟蹊径，打出“文章学”的旗号，想以此代替写作学或与写作学并驾齐驱。这里，对写作学是不是科学，我们暂且不论，因为关于人和社会的学问总有一个由“非科学”向科学发展的永无止境的演化过程，更有一个历史检验过程，所以，妄自菲薄或硬性结论都是不明智的。在此，我们仅对写作学与文章学的关系问题作简要说明。

“文章学”作为一门学科虽始于1907年，但真正呼吁建立文章学并展开深入研究却在八十年代。在《文章新潮》（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所收集的文章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趋向，即在“文章”这个大家族里，“超现实功利”的、审美意义强的文学可以成为科学，倍受人们青睐，而现实功利强的、审美意义弱的实用文章为什么就不是科学，不被人们重视？这一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实，不管文学还是实用文章，它们都是作者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文字符号定型化了的有内部组织的独立成篇的信息载体，其目的是通过读者的接受进入社会。对于这个定型化了的信息载体——文章（广义的），可以从体式、流变、构成要素、内部规律等众多角度作静态研究，也可以以它为中心向前拓展到制作、向后拓展到阅读作动态研究，但是，这些内容都可以而且应该涵盖在写作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写作”的定义看，写作学不仅要研究客体，研究作者主体，研究作者主体对一定客体的感知以及把这种感知经过大脑处理、加工、定型的过程，研究书面语言怎样再现意念中的“文章”的过程，更要研究文章载体和读者阅读。如果写作学不去研究自己的产品及其社会效用，那么这个学科还有

什么存在的必要！反过来，如果文章学（包括文学学）只看到自身的存在而看不到自身的归属，那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取消自身。当然，由于写作学旁涉领域多，研究内容广，对它可以作许多纵向深入研究和横向交叉研究，但这些研究正是写作学的母系统工程所必需的。

写作学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以下图表示：



新时期以来，写作学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纵向深入还是横向拓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写作学，目前还处于逐步发展和完善阶段，有许多问题和领域还需要人们进一步研究和开拓，这就要求我们青年学生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写作学科的建设中来，以使这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真正步入现代化，为四化建设服务。

第二节 写作的特点和规律

写作是作者将自己对一定客体的感知经过大脑的处理、

加工、定型并用书面语言符号物化为文章与读者进行超时空交流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有别于人的其他活动的特殊征象和标志就是写作的特点。了解写作的特点对我们学习写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写作特点之一：社会性。

写作的“社会性”从其质方面考虑，可从以下几点去把握：

第一，写作源于社会。

列宁告诉我们：“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说明，一切形式的写作活动，都必须以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作为获取写作材料的源泉，都必须以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客观事物作为劳动的对象。没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自在之物”——“客观事物”，也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作便成为一句空话。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声称，“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别林斯基也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不仅文学写作如此，实用文章写作也如此。列宁讲得好：“《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联系的思想’。”（《列宁全集》第1卷第9页，